

百色高岭坡旧石器遗址 1993 年发掘简报

侯亚梅^{1 2}, 高立红^{1 2 3 4}, 黄慰文³, 谢光茂⁵,
林 强⁵, 王 颀⁶, 田 丰⁷

-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北京 100044; 2. 中国科学院人类演化实验室,北京 100044; 3. 北京自然博物馆,北京 100050;
4.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北京 100039; 5.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南宁 530023;
6. 广西民族博物馆,南宁 530012; 7. 广西百色田东县博物馆,田东 531500)

摘要: 本文是对 1993 年度高岭坡遗址发掘情况的初步研究。本次发掘共揭露面积 40m², 获得石制品 445 件(7 件采集), 并在同层发现了玻璃陨石。石制品包括石片、断块、工具和备料; 其中石片和断块占绝大多数, 没有发现石核。工具有以砾石为毛坯的各类砍砸器和以石片为毛坯的鸟喙状器; 石片特点揭示剥片程度很高, 剥片程序复杂。高比例各类石片的存在揭示该发掘区位于一石器制造场内, 反映出该遗址古人类石器制作工序的行为片段, 与百色盆地旧石器遗址中常见的大型工具的制作存在密切联系。

关键词: 百色盆地; 高岭坡; 中更新世早期; 石片; 鸟喙状器

中图法分类号: K871.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3193 (2011) 01-0001-12

高岭坡遗址(N 23°33'60", E 107°11'57", 图 1) 位于百色盆地东南部田东县林逢镇檀河村, 距县城东南方约 10km, 地处右江南岸的第四级阶地(T4); 阶地顶面高出右江河面 62m, 海拔 152m。遗址属于百色盆地中发掘较早的遗址。遗址方圆 2km², 砖红壤裸露^[1], 地层出露良好, 多处发现有石制品。

百色盆地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的西部, 呈北西—南东走向, 长 90 多公里(从百色县的东笋到田东县的思林), 宽约 15km, 面积约 800km²。右江自西向东横穿盆地, 两岸阶地是旧石器遗址的主要分布区。自 1973 年以来, 百色盆地的旧石器遗址迄今已发现 83 处, 范围遍及百色盆地内的百色市、田阳县和田东县等。到 2005 年止, 在百色盆地共采集和发掘标本约 20000 件^[1]。自百色盆地旧石器遗址发现伊始, 对于其年代以及是否为阿舍利工业等问题一直存在争议, 随着新遗址的发现和地层材料的获得, 有关问题已得到解决或进一步有所深入。高岭坡的发掘材料有助于对相关问题的讨论。

高岭坡遗址先后经历过 1988、1989、1991、1993 和 1995 年的五次发掘。1988 年首次发掘之后, 黄慰文^[2]等认为百色石器的主体部分产自相同的层位, 即砖红壤层; 经过 1989、1991 年发掘之后, 黄慰文对高岭坡的地层进行了首次描述^[3]。数次发掘材料的出土位置比较集中, 前四次的发掘探方完全相连, 1995 年是在中心区外围的四个方位布方发掘的。发

收稿日期: 2009-12-18; 定稿日期: 2010-05-31

基金项目: 本文工作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批准号:40872023)、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2006CB806400)和科技部科技基础性工作专项项目(2007FY110200)以及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萌芽计划的共同资助。

作者简介: 侯亚梅(1965-), 女, 籍贯陕西三原, 博士, 研究员, 主要从事旧石器考古学研究。E-mail: houyamei@ivpp.ac.cn

掘材料经过一定的整理和研究^[1,4],有待发表。

1993 年的发掘区域包括 1989 年发掘区内最东部的 5 个和重新向东扩展的 5 个 2 × 2m 的探方,共 10 个方,面积 40m²,同时,还清理了 1989 年发掘的靠近 1993 年发掘区的 5 个方。此外,为了地层对比,又从探方北部挖了一条 10m × 1m 的探沟,探沟一直深挖至砾石层。此次发掘共出土石制品 438 件,采集 7 件。同时发现一些共生的玻璃陨石碎屑,并分别在距地表 0.312m 和 0.28m 处出土了一件磨光石斧和一件磨光的网坠。采取自然层内控制,以 10cm 为一水平层逐层发掘,发掘深度为 1.5m,共 15 个水平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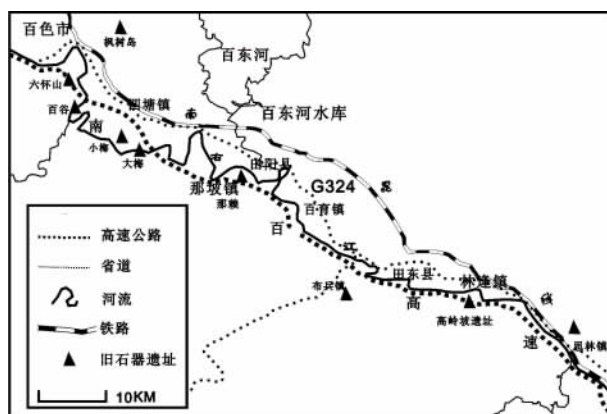


图 1 高岭坡遗址地理位置图

Fig. 1 Geographical position of the Gaolingpo site

1 地层概况

高岭坡地层(图 2)描述如下:

1. 灰褐色砂质黏土,含现代植物根茎和腐殖质,是风化残积、坡积物构成的表土。厚约 10—25cm。

2. 黄褐色黏土,结构较紧密,含较多炭屑和少量植物根须,含磨光石斧和磨光网坠,为新石器层位,厚约 20—25cm。

3. 砖红壤,即深褐色黏土,靠上部(60—80cm)颜色较浅,网纹结构不清楚,含零星砾石。向下颜色加深,红白相杂的网纹结构明显。铁锰结核发育,大者直径可达 5cm。砾石多零星分布,亦有以小透镜形式出现者。含石制品并发现玻璃陨石。厚约 6m。

4. 具水平层理的紫、灰白色粉砂和砂质黏土,夹锈黄色粉砂,含小卵石。厚约 5m。

5. 羽状交错砂层,中夹 5~6cm 黏土薄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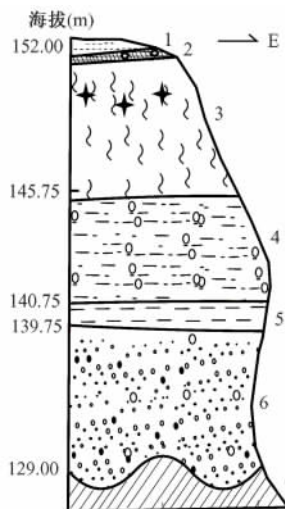


图 2 高岭坡遗址地层剖面

Fig. 2 Section of sediments at Gaolingpo site

厚约 1.1m。

6. 砾石层。砾石层水平排列,分选性及磨圆度很好。砾径以 1~4cm 者居多,个别达 10cm 或更大。岩性有硅质岩、石英、石英岩和石英砂岩等。个别厚 5~10cm。

7. 早第三纪黄色泥岩、细砂岩,为阶地基座,与其上覆地层呈不整合接触。

2 石制品类型划分

1993 年在高岭坡遗址共获得石制品 445 件(表 1)。在出土的 438 件石制品中,有石片 177 件,工具 3 件,断块 239 件,备料 19 件;采自地表的石制品 7 件包括石片 2 件、工具 2 件、断块 1 件和备料 2 件(图 3)。以下研究中对上述两方面的材料一并阐述。

表 1 高岭坡遗址石制品的类型划分

Tab. 1 Class of the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Gaolingpo site

类型(Type)	数量(N)	百分比(%)
备料(Manuports)	21	5%
断块(Chunk)	240	54%
石片(Flake)	179	40%
完整石片(Complete flake)	139	
不完整石片(Incomplete flake)	40	
工具(Retouched tool)	5	1%
砍砸器(Chopper)	4	
鸟喙状器(Bec tools)	1	
合计	445	100%

在石制品类型中,石片和断块的数量占绝对优势,工具数量很少,未见石核。

石制品主要分布在第 7、8、9 水平层,这三层分布的石制品占总体石制品的 90%。其中,第 8 水平层是主要集中的层位,这一层分布的石制品占总体的 62%。第 7 水平层和第 9 水平层的石制品数量相当,分别占总体石制品的 14%。从地层上说,石制品主要分布于距地表 70cm—90cm 的区间内,即网纹红土层上部(图 3)。

2.1 大小

石制品总体来说比较小。石片、碎片和断块大小的分布区间基本相同(图 4)。两者最大长度(L)集中的峰值为 $10 < L \leq 20\text{mm}$,其次为 $20 < L \leq 30\text{mm}$ 。工具的最大长都在 50mm 以上,最小的为 76mm,最大的为 138mm。断块要比工具小得多,应该为打片或是修理工具时留下的副产品。

石制品的重量(Wt)偏小。小于 5g 的标本比例达到 75%,小于等于 1g 的标本有 36%。超过 100g 的标本仅占 3%。

在完整石片中,重量 $\leq 5\text{g}$ 的标本占 76%,而重量 $\leq 1\text{g}$ 的标本有 50 件,占 36%;在断块中,重量 $\leq 5\text{g}$ 的标本占 74%;而重量 $\leq 1\text{g}$ 的标本为 88 件,占 37%;工具的重量均在 100g 以上。有 4 件工具的重量在 100—1000g 之间,占 80%,1 件工具的重量在 1000g 以上,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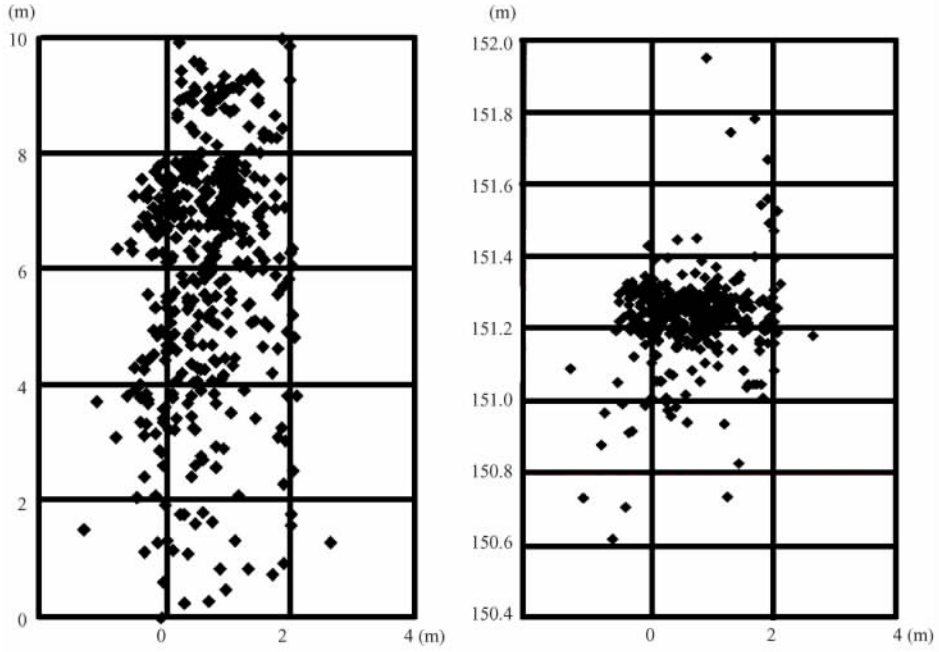


图 3 高岭坡石制品分布平面图(左)与剖面图(右)

Fig. 3 Distribution of stone artifacts from Gaolingp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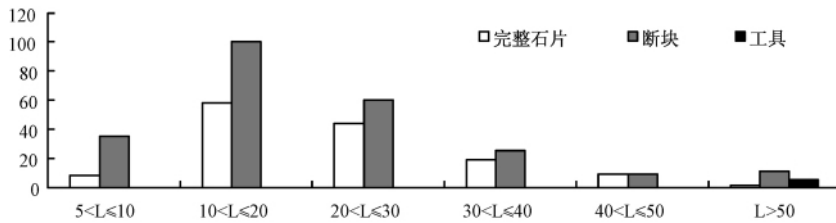


图 4 石片、断块和工具大小分布图

Fig. 4 Distribution of size for complete flakes, chunks and tools

20%。在 100—1000g 之间的工具重量以 100—500g 之间的为多。

2.2 原料

石制品的原料包括燧石、石英岩、硅质灰岩、石英砂岩、角砾岩、水晶 6 种。原料中石英砂岩所占的比例最高,达 68%;其次为硅质灰岩,占 25%;石英岩占 4%;水晶、燧石及角砾岩只是零星出现。

2.3 类型

2.3.1 石片

179 件, 占所有石制品的 40%。其中完整石片 139 件, 占 78%;左裂片 21 件, 占 11%;右裂片 12 件, 占 7%;近端片 4 件, 占 2%;远端片 3 件, 占 2%。

石片的台面以石皮台面为主,石皮台面有 121 件,占 69%;人工台面中以素台面为主, 偶见修理台面的存在。

石片内角大部分都为钝角,均值为 105.2°,多为 100°以上,集中区间为 100°—130°,此

区间内占 63%。石片外角以锐角为主,均值为 78°,集中区间为 60°—90°,此区间内的占 68%。石片外角均值接近 80°,说明剥片程度还是相当高的。

绝大部分石片台面后缘存在 1—3 个打击点。背面片疤数量大多集中在 1—5 个,在此区间内的占 79%。其中背面有 2 个片疤的石片数量最多,占 23%,其次为 3 个片疤的,占 22%。全部石皮背面的石片仅有 4 件,占 2%。绝大多数石片背面片疤与石片为同一个台面,26 件标本(占 15%)背面的石片疤来自不同的台面。石片背面多存在背脊,背脊数量多为 1 和 2,分别有 45 件和 47 件,共占 53%。石片背面复杂的情况说明,这些石片并非随意而为的简单行为,而是有目的、有计划的剥片。

多数石片的打击点明显,约 75% 可见打击泡,6 件标本有 2 个打击泡。大部分标本可见放射线。石片末端形态以羽状为主,占 49%,末端成台阶状占 46%,背向卷占 5%,腹向卷 1 件。石片的边缘形态主要为聚汇型、反聚汇型及准平行,石片大体比较规则。

对完整石片的统计表明,石片总体较小。最大标本的长宽厚为 68mm × 58mm × 58mm,重 165g;最小者的长宽厚为 7mm × 8mm × 2mm,重不足 1g;平均长宽厚为 22.8mm × 24.1mm × 7.8mm,重 6.9g。其中,1g 以下(含 1g)的有 50 件(占 36%)。长度大于 50mm 的只有 1 件(占 1%),小于 20mm 的 65 件(占 47%);各类石片长宽厚的数值测量见表 2。

表 2 各型石片大小测量数据统计结果

Tab. 2 Statistic result of size from all types of flakes

石片类型	数量	百分比	长 (mm)			宽 (mm)			厚 (mm)		
			最大	最小	平均	最大	最小	平均	最大	最小	平均
I 型	9	6%	49	12	27	54	16	27	21	4	8
II 型	17	12%	68	11	30	58	12	32	38	2	12
III 型	78	57%	45	7	21	45	7	21	19	2	7
IV 型	3	2%	45	16	28	27	24	29	17	5	11
V 型	4	3%	44	18	31	45	10	32	10	3	9
VI 型	28	20%	41	9	21	58	9	19	20	2	7
全部	139	100%	68	7	23	58	8	24	38	2	8

根据卫奇的《西侯度石制品之浅见》^[5]高岭坡遗址中宽薄型石片占绝对多数,其次为窄薄型,宽厚型和窄厚型只有零星几个(图 5)。石片薄且较规整,反映出制作者对剥片有一定的控制力,剥片技术较高。石片的大小及反映出来的剥片技术与百色盆地已发表的其它遗址如六怀山^[6]情况有一定差异,预示着百色盆地工业技术的多种适应性表现。

本文采用 Toth^[7]的分类标准对石片进行观察统计的结果如图 10 所示:

在完整石片中,III 型石片的数量最多,有 78 件,占 56%(图版 I:2,4,5,6,7,8);VI 型石片次之,有 28 件,占 20%(图版 I:1,3);II 型石片再次之,有 17 件,占 12%(图版 I:9,10);I 型 9 件,占 6%,IV 型、V 型石片数量相当,分别占 2% 和 3%。石片的背面石皮保留的比例并不大。

从各类型石片长宽厚的平均值来看,III 型石片和 VI 型石片大小相当,I 型石片、II 型石片、IV 型石片和 V 型石片大小相当,而 III 型石片和 VI 型石片明显相对较小;从各类石片长度分布区间以及重量分布区间来看,III 型石片和 VI 型石片最大长的分布区间与重量分布区间相吻合,而 I 型石片、II 型石片、IV 型石片和 V 型石片的分布区间近似。III 型石片和 VI 型石片比例更占优势。石片本身反映了不同的剥片层次,石片类型与大小的关系未见普遍适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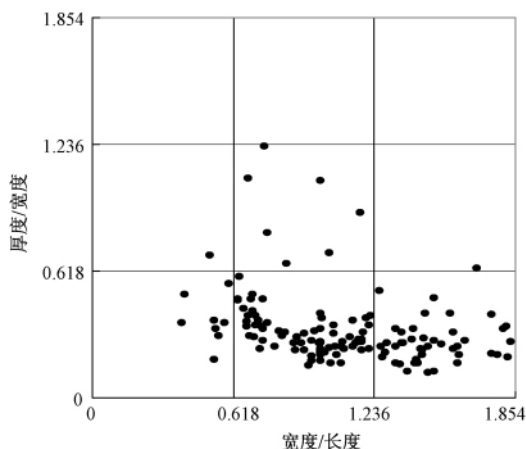


图 5 石片形态分布图

Fig. 5 Width and length distribution of of flakes

的规律,不同类型石片数量、大小区间分布的差异,应与产生它们的确母核的具体“修型”需要密切相关,两者之间的关系仍需在意址内部标本关系的比对中寻求进一步的解释。高立红^[4]发现遗址范围内剥片类型的分布具有一定的差异,推测制作者在不同的微型区域范围可能从事不同的打片活动。我们可以推论:不同类型的石片产生自不同的剥片阶段,而Ⅲ型石片和Ⅵ型石片更有可能产生自相同的剥片层次,Ⅰ型石片、Ⅱ型石片、Ⅳ型石片和Ⅴ型石片可能产生自相同的剥片层次,Ⅲ型石片和Ⅵ型石片产生的剥片层次更深。

裂片:共 40 件,包括左裂片、右裂片、远断裂片和近端裂片。左右裂片基本是从打击点处沿着打击轴而一分为二,大小基本相等。

2.3.2 工具

共发现 5 件工具,3 件出自地层,2 件采集。5 件工具中 4 件为砍砸器(Choppers),1 件为鸟喙状器。工具的分类参考如下:

博尔德(Bordes)认为,砍砸器为只在刃缘单面进行剥片的重型工具;在两面打制的为两面砍砸器(Chopping tool)^[8]。根据 Movius 的定义,砍砸器以砾石或大石块儿为毛坯,在一端至少有两个剥片,这两个剥片构成一个非对称的刃缘^[9]。黄慰文^[10]先生总结砍砸器的定义如下:是一类用粗砾或大石块简单打制的重型工具。位于一侧(一端)或两侧(两端)的刃部由两面或一面剥落的片疤构成,不作精细修整。刃口多呈锯齿状。与刃口相对一端(一侧)的边缘保留石皮。用大石块打制的砍砸器,与刃口相对的边缘常作修钝处理以便于把握。

鸟喙状器(Bec):是一种通常具有锋利而尖锐的末端的石片工具或石叶工具,出现于旧石器初期而流行于中期,是欧洲莫斯特文化的基本工具之一。博尔德(Francois Bordes)定义这种末端应该由两个相邻的交互打击产生的小凹缺(一个在腹面而另一个在背面)构成^[11]。这种刃口旋转的末端成为鸟喙状器区别于钻具的技术特征^[11]。

GLP93-C001:砍砸器,原料为石英砂岩,毛坯为小型砾石。长宽厚为 78×67×41mm,重 329g。首先在砾石的一面进行粗修得到一个相对平坦的方形粗坯。然后在远端和左侧进行更为明确的精修,获得两个角度很陡、呈现一定锯齿状的环状刃缘。观察表明其两边刃缘中央分别凸起的矮尖是刻意为之,令人注意其具有实际的功能作用。两个刃缘的全长

110.72mm,刃角均为 70° 。整个标本为单面锤击法加工 4 层片疤成叠压状,(单面)修理范围为 100%,(整个石制品)石皮比例为 50%(图版 I:14)。

GLP93-331:砍砸器,原料为石英砂岩,均质量性好。毛坯为方形砾石,长宽厚为 $97 \times 86 \times 48\text{mm}$,重 436g。在右侧边分别以两个面为基础修理出两个刃缘,一个正面观平直略有微凹,另一个正面观锯齿状,侧面观呈现直线形。前者刃缘长 54.61mm,后者刃缘长 49.30mm,刃角均为 70° 。单面锤击法加工 2 层片疤成叠压状,修理范围为 50%,石皮比例为 50%。

GLP93-337:砍砸器,原料为石英砂岩,均质性较差。毛坯为卵圆形的中型砾石。长宽厚为 $138\text{mm} \times 111\text{mm} \times 56\text{mm}$,重 1048g。修理部位位于远端,在远端使用单面锤击法经由 4 层剥片得到正面观基本平直略有微凹、侧面观为直线形的刃缘形态。标本保存良好。刃缘长度为 41.88mm,刃角 70° ,修理范围为 50%,石皮比例为 70%(图版 I: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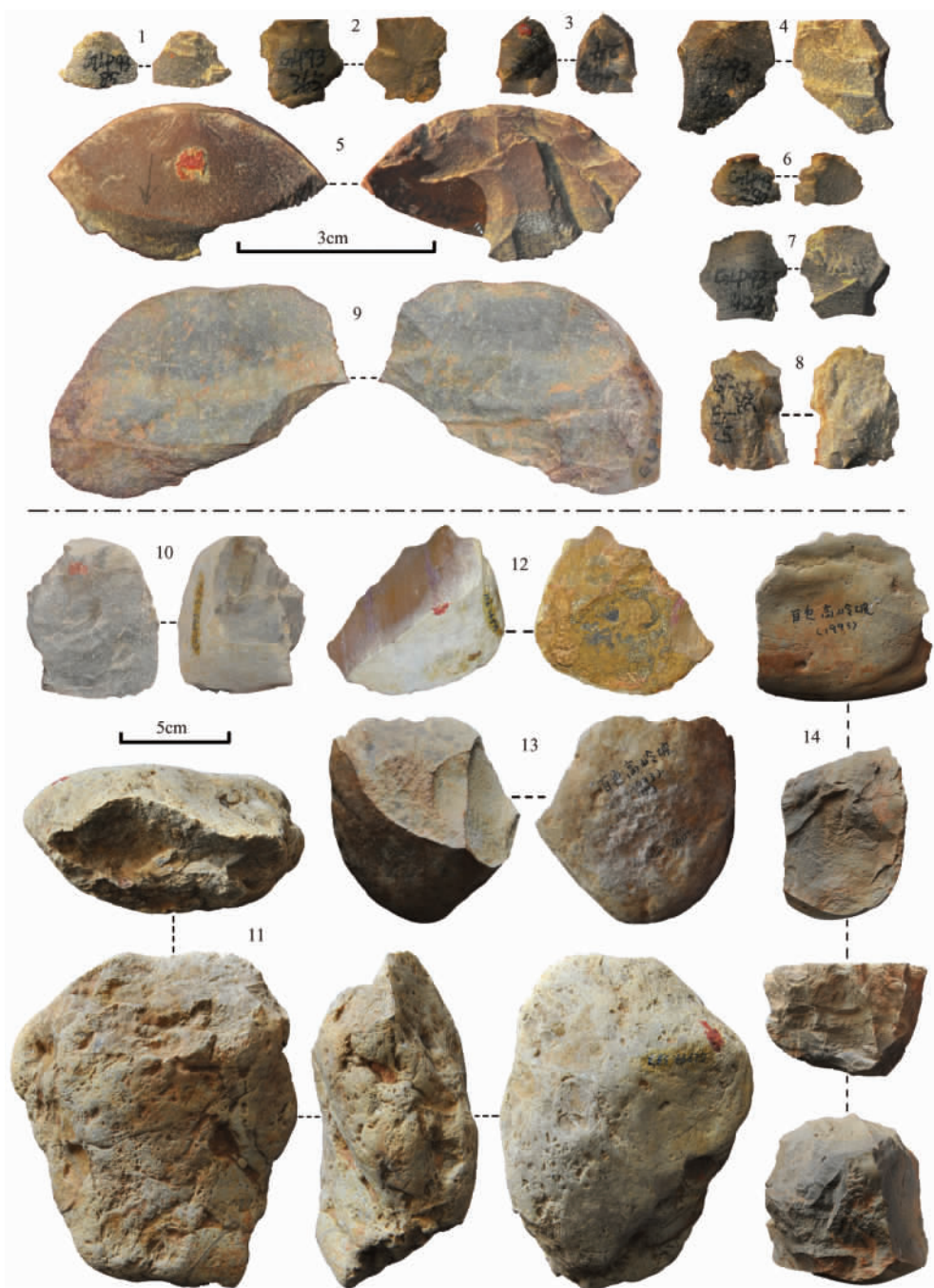
GLP93-C002:砍砸器,原料为石英砂岩。毛坯为小型砾石。长宽厚为 $86\text{mm} \times 83\text{mm} \times 51\text{mm}$,重 372g。在远端表现为两个截面的剥片工作,重点是在左方的截面,并在其远端的边缘进行精修,与先前右方的截面结合获得正面观为缓波纹走向,中部呈现矮尖。侧面观则为直形的刃缘形态。标本保存良好,刃缘长度 27.94mm,刃角 70° ,单面锤击法修理 4 层片疤成叠压状,修理范围为 50%,石皮比例为 70%(图版 I:13)。

GLP93-421:鸟喙状器(Bec),原料为硅质灰岩,毛坯为一 V 型石片。背部带有石皮的左边和已剥掉石皮的右边汇聚式向下尖灭;石片的横截面基本呈现为等边三角形;其最厚部位在石片的台面部分,台面的厚即为石片的厚度。长宽厚为 $77\text{mm} \times 60\text{mm} \times 34\text{mm}$,重 118g。其显著的功能单元部位之一是在石片毛坯台面的右侧边通过错向修理制造出两个缺口而使边缘的中央部位构成一个尖凸,这个尖凸的底宽为 12mm,高为 5.4mm,尖角本身的角度为 103° ,尖的边缘角度是 63° (图版 I:12)。该处刃缘的形态和加工方式,符合经典类型学关于鸟喙状器的定名,同时鉴于本功能形态在整个工具组合中的独特性,将本工具主要归属于鸟喙状器。事实上与前述鸟喙状部位相联,台面右侧边的上方存在另一个与此相同的鸟喙状部位,该部位的左侧有一处向石片背部剥片的细长疤,形成又一个鸟喙状,其尖凸的形态与大小(底宽 $11.5\text{mm} \times$ 高 5.5mm)与前述的鸟喙状部位趋同。这件工具的另一处功能单元是在石片右侧边以向腹面为主的修理构成的锯齿形刃缘;此外,该石片毛坯的左侧边为弧状向下自然顺延,主要在腹面保留着肉眼看得见的因规律性使用产生的连续而同样有规律的 5 处破损疤,背面存留 1 处。疤的缺齿宽 5mm—6mm,齿高为 0.4mm—0.5mm。这件乍看不甚复杂的工具,实际却隐藏着工具制作者对原料和毛坯的有序安排以及制作过程中对材料从始至终的周密利用,耐人寻味。

2.3.3 断块

共计 240 件,占全部石制品的 54%。断块以小型和中型为主,长度多小于 50mm,大于 50mm 的只有 11 件;宽度大都不足 50mm,超过 50mm 的只有 6 件;厚度超过 50mm 的只有 3 件,10mm(含 10mm)以下的有 190 件;重量有 209 件不足 10g,超过 10g 的仅有 30 件,其中不足 1g 的有 58 件。

只有 1 片片疤的砾石的形态为长卵圆形,在长卵圆形的一端存在一个片疤,片疤完整,不具其它加工。这 4 件石制品的原料均为石英砂岩,长宽厚分别为 $33 \times 23 \times 2\text{mm}$, $107 \times 128 \times 78\text{mm}$, $158 \times 60 \times 45\text{mm}$, $109 \times 95 \times 63\text{mm}$,重量分别为 9g、1209g、569g 和 1000g。



图版 I 高岭坡遗址 1993 年出土的石制品

Plate I Stone artifacts from the Gaolingpo site in 1993

1. GLP93-85 ,IV 型石片; 2. GLP93-365 ,III 型石片; 3. GLP93-24 ,VI 型石片; 4. GLP93-400 ,III 型石片; 5. GLP93-45 ,III 型石片; 6. GLP93-290 ,III 型石片; 7. GLP93-423 ,III 型石片; 8. GLP93-382 ,III 型石片; 9. GLP93-430 ,II 型石片; 10. GLP93-332 ,II 型石片; 11. GLP93-337 ,砍砸器; 12. GLP93-421 ,鸟喙状器; 13. GLP93-C002 ,砍砸器; 14. GLP93-C001 ,砍砸器

GLP93-C007: 备料, 原料为石英砂岩, 长条形。在一端有一个完整的片疤。长宽厚为 $158 \times A60 \times 45\text{mm}$, 重 60g。

2.3.4 备料

共 21 件, 包括 17 件砾石和 4 件只有 1 片片疤的砾石。砾石多出土于地层中, 因此应该是古人用来打制石器的备料。只有 1 个剥片疤的砾石可能是试验过的石核, 也可能是废弃的石锤。本文暂且把这部分石制品暂归在备料中, 因为与砾石不同, 所以分别描述。

另外, 其他遗物有地表采集的玻璃陨石 2 颗, 较大者为 $27\text{mm} \times 19\text{mm} \times 15\text{mm}$, 较小者为 $12\text{mm} \times 10\text{mm} \times 7\text{mm}$, 发掘出土的玻璃陨石为 2 颗, 均来自第⑧水平层。其一编号为 GLP93-322 (海拔为 151.235m), 尺寸为 $17\text{mm} \times 10\text{mm} \times 6\text{mm}$; 其二编号为 GLP93-104 (海拔为 151.25m), 尺寸为 $15\text{mm} \times 10\text{mm} \times 6\text{mm}$ 。

3 小结与讨论

3.1 石制品特征

1) 石制品由石片(179 件)、断块(240 件)和少量工具(5 件)、备料(21 件)构成。

2) 原料主要是石英砂岩, 其次为硅质灰岩, 还包括石英岩、燧石、角砾岩、水晶等。在不同石制品类型中, 各原料比例大致相同。

3) 石片均为锤击石片, 台面以石皮为主, 存在修理台面, 背面全部为石皮的石片很少, III 型石片(人工台面、全部石片疤背面)所占比例最大。石片以小型为主; 形态多宽薄或窄薄; 完整石片的尺寸很小, 多集中于 $10\text{mm}—30\text{mm}$ 之间, 尺寸在 $10\text{mm}—20\text{mm}$ 之间的最多。

4) 工具类型包括以砾石为毛坯制作而成的砍砸器和以石片为毛坯制作的鸟喙状器, 器类虽少, 砍砸器表现出的特殊刃缘形态和鸟喙状器的出现值得关注。

5) 尺寸总体较小。石片和断块的最大径主要集中在 $10\text{mm}—30\text{mm}$ 之间, 超过 50mm 的很少; 重量多在 5g(含 5g) 以下, 其中有相当数量标本重量在 1g(含 1g) 以下。工具的最大径均在 50mm 以上, 未见超过 150mm ; 重量集中在 $100—500\text{g}$ 之间。

6) 使用锤击法剥片。砍砸器均为单面加工。从石片背面片疤数量和片疤方向来看, 剥片程度较深。

7) 工具很少, 而石片和断块比例相当大, 推测该发掘区域属于石器制造场。

8) 由于本批材料来自有限的发掘面积, 其石制品的特点反映出高岭坡遗址石器工业的某个片断, 不能代表其石器工业的整体组合。

3.2 遗址年代

百色旧石器所在的砖红壤层^[2]富含强烈的酸性物质, 使得可能埋藏于地层中的古生物化石证据消然无存, 为旧石器年代学的判断增加了不小的难度。李炎贤^[12]与广西文物工作队^[13]认为石制品出自 T3, 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何乃汉等^[14]从石制品的加工技术和石器的类型出发, 基本认同李炎贤等^[13]的看法。曾祥旺^[15]认为百色旧石器分布在第 T2、T3、T4 和 T5 阶地, 年代范围为 61 万—19 万年。

黄慰文等 1986 考察百色后, 推测石器可能出自覆盖于砖红壤化阶地之上的 T3 的^[16]。1988 年通过高岭坡遗址的发掘, 黄慰文认为百色石器的主体部分, 产自相同的层位, 即砖红壤层^[2]。通过对砖红壤的地貌、古环境分析, 同时参考泰国北部湄南河上游汪河 Mae Moh

盆地 B 组 Mae Tha 地点含石制品的砖红壤化砾石层进行的钾-氩法和古地磁测年以及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力学研究所对长江下游庐山地区六个自然剖面 and 钻孔岩芯所作的古地磁测定,认为百色旧石器的时代应该比北京人时代早,而与蓝田人时代相当^[2]。袁宝印等认为右江两侧共发育 7 级阶地,其中第四级阶地的沉积物发育并保存了典型的红壤土风化壳^[17],分布在 T4 阶地中的不同岩石地层单元中的旧石器,可能形成于同一时期。此外,第 IV 级阶地形成后,受构造运动影响,该阶地被错断、抬升,其实为同一阶地^[18]。该阶地地表常常见的及网纹红土中普遍埋藏的玻璃陨石是鉴定阶地归属的又一个标志。

1993 年在黄慰文主持下,本文第一作者在百谷和高岭坡两个遗址的发掘中出土了与石器同层位并未经搬运和磨蚀的玻璃陨石。天体化学和空间物理学研究资料表明,玻璃陨石是巨大天外物体(陨石或彗星)撞击地球时飞溅而起的熔融地球物质在空气中凝固而成。玻璃陨石形成和落地的年代,就是与它们同层位的石器被制作、使用并遗留在地上的年代,即古人类生存的年代^[19]。郭士伦等^[19]用裂变径迹法对出土的玻璃陨石进行了测定,认为百色旧石器的年代为 0.732 ± 0.039 百万年。美国伯克利地质年代学研究中心利用百谷遗址出土的玻璃陨石,用氩/氩法测出的年代为 80.3 万年^[20]。

3.3 遗址特色及其意义

百色旧石器是以砾石为主要原料的石器工业,工具类型包括砍砸器、手斧、手镐、薄刃斧和刮削器,高岭坡曾发现过手斧^[21 22]。本文研究的材料中,缺乏手斧、手镐、薄刃斧和刮削器,由于有限发掘区域内出土材料的局限,未必足以代表该遗址的旧石器工业全貌。

高岭坡遗址本次发掘出土的数百件石制品分布集中,石片和断块很多而工具很少,推测该处遗迹现象为石器制造现场。出土石制品棱角分明,系原地埋藏。石片背面多留有石片疤,且来自不同的方向台面;少量具修理台面,显示出剥片的目的性与计划性,达到一定的水准。中间程序的石片类型大大多于初级石片类型,表明石制品制作中剥片工序较多。

大量小石片和断块的存在提示石器制作者在局部范围内所从事的剥片活动,反映了古人类制作石器的一个行为片断,揭示出百色旧石器工业制作者从事技术加工活动时一定的行为模式,这些剥片行为与制作手斧、手镐或砍砸器等百色盆地旧石器遗址中常见的大型工具可能存在的密切联系,在下一步的研究工作中对这一现象将给予充分的考虑,取得新的认识。本文记述的高岭坡遗址数量众多的小石片如此密集的情况,在百色盆地其他遗址的工作中未见报道,对研究古人类行为模式具有特殊意义。此外,砍砸器类型中注意到的一些新的刃缘形态包括继百色盆地枫树岛^[22 23]之后鸟喙状器的又一次发现,提示其工业文化面貌具有新的内容。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今后需进一步挖掘百色盆地旧石器工业的内涵。

本文报道了高岭坡遗址局部区域为古人利用从事技术活动的现象,有助于了解百色古人类石器制作方式与行为活动的安排。材料涉及到发掘、地层及石器特点等内容,丰富了百色旧石器的研究材料。独具特色的小型石片工具的发现,对丰富理解百色文化内涵的多样性具有新的意义。

致谢: 时任田东博物馆馆长的陈其复和该馆工作人员黄振良,百色市文化局的黄照标,广西壮族自治区博物馆的谢居登和当时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工作的李中法参加了本次发掘工作,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厅文物处、百色市文化局和田东县人民政府对本次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作者对上述个人和单位致以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 [1] 袁俊杰. 百色盆地高岭坡遗址石器工业及其实验研究. 硕士论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 2007:1-71.
- [2] 黄慰文,冷健,员晓枫,等. 对百色石器层位和时代的新认识[J]. 人类学学报,1990,9(2):105-112.
- [3] 黄慰文. 南方砖红壤层的早期人类活动信息[J]. 第四纪研究,1991,(4):373-379.
- [4] 高立红. 百色盆地高岭坡遗址石制品的研究. 硕士论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2009:1-95.
- [5] 卫奇. 《西侯度》石制品之浅见[J]. 人类学学报,2000,19(2):99-102.
- [6] 裴树文,陈福友,张乐,等. 百色六怀山旧石器遗址发掘简报[J]. 人类学学报,2007,26(1):1-15.
- [7] Toth N. The stone technologies of early hominids at Koobi Fora, Kenya: an experimental approach i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M]. Vol PH. 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82, 73-75.
- [8] Bordes F. The old stone age. World University Library, McGraw-Hill Book Compent [M], New York & Toronto, 1968, 1-256.
- [9] Debenath Andre, Harold L Dibble. Hand book of Paleolithic Typology [M]. Vol. one: Lower and Middle Paleolithic of Europ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1994, 1-202.
- [10] 黄慰文. 东亚和东南亚旧石器初期重型工具的类型学——评 Movius 的分类体系[J]. 人类学学报, 1993, 12(4): 297-304.
- [11] 黄慰文,傅仁义. 小孤山—辽宁海城史前洞穴遗址综合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1-192.
- [12] 李炎贤,尤玉柱. 广西百色发现的旧石器[J].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75,13(4):225-228.
- [13] 广西文物考察队. 广西新州打制石器地点的调查[J]. 考古,1983,(10):65-68.
- [14] 何乃汉,邱中郎. 百色旧石器的研究[J]. 人类学学报,1987,6(4):289-297.
- [15] 曾祥旺. 广西百色市百谷屯发现的旧石器[J]. 考古与文物,1996,6:1-86.
- [16] 黄慰文,刘源,李超荣,等. 百色石器的时代问题. 《纪念马坝人化石发现30周年文集》.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95-101.
- [17] 袁宝印,夏正楷,李保生,等. 中国南方红土年代地层学与地层划分问题[J]. 第四纪研究,2008,28(1):1-13.
- [18] 袁宝印,侯亚梅,王颜,鲍立克,郭正堂,黄慰文. 百色旧石器遗址的若干地貌演化问题[J]. 人类学学报,1999,18(3):215-224.
- [19] 郭士伦,郝秀柱,陈宝流,等. 用裂变径迹法测定广西百色旧石器遗址的年代[J]. 人类学学报,1996,15(4):347-350.
- [20] Hou YM, Potts R, Yuan BY, et al. Mid-Pleistocene Acheulean-like stone technology of the Bose basin, South China [J]. Science, 2000, 287:1622-1626.
- [21] 黄启善. 百色旧石器[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1-180.
- [22] 黄慰文,何乃汉,佐川正敏. 百色旧石器—中国广西百色遗址群发现手斧的对比研究[J]. 2001,1-71.
- [23] 张璞,王颜. 广西百色枫树岛旧石器早期石制品石核石片技术学分析[J]. 贵州科学,2009,27(2):1-10.
- [24] Zhang P, Huang WW, Wang W. Acheulean handaxes from Fengshudao, Bose sites of South China [J]. Quaternary International, 2009.

A Report on the 1993 Excavation of the Gaolingpo Paleolithic Site in the Bose Basin

HOU Ya-mei^{1 2}, GAO Li-hong^{1 2 3 4}, HUANG Wei-wen¹,
XIE Guang-mao⁵, LIN Qiang⁵, WANG Wei⁶, TIAN Feng⁷

- (1. *Institute of Vertebrate Paleontology and Paleo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4*;
2. *Laboratory of Human Evolu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4*;
3. *Beijing Natural History Museum*; 4. *Graduate School,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5. *Guangxi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Nanning 530023*; 6. *Guangxi Museum of Nationalities, Nanning 530028*; 7. *Tiandong Museum of Guangxi Zhuang Autonomous Region Tiandong, Baise 531500*)

Abstract: This paper is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the excavation and study of stone artifacts from work at the Gaolingpo site of Baise (Bose) Basin in 1993. From an area of 40m², totally 445 stone artifacts were collected together with some tektites. The majority of artifacts are flakes and chunks except for some formal tools and manuports. There are various types of choppers and also becs, which is the second most prominent tools after those from the Fengshudao site in Baise Basin. The character of flakes shows a high degree of complex working. The large proportion of flakes and chunks reveals that the excavated area was a stone tool – making workshop. These knapped flakes and debris may have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conventional tool types like handaxes, picks and chopper, etc. from other Paleolithic sites in the basin. New types of choppers and flake tools like becs indicate the potential of future research of the Baise Paleolithic industry.

Key words: Bose basin; Gaolingpo; Early Middle Pleistocene; Flake; Bec